

SWALLOWSD

燕子号 亚马逊号

11 皮克特人和殉难者



Arthur Rans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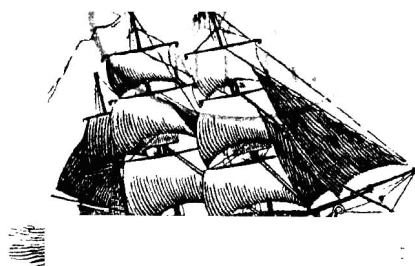
[英] 亚瑟·兰塞姆◎著

刘勇军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燕子号与 亚马逊号

11 皮克特人和殉难者



[英] 亚瑟·兰塞姆◎著

刘勇军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皮克特人和殉难者 / (英) 亚瑟·兰塞姆著 ; 刘勇军译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2.9

ISBN 978-7-221-10502-8

I . ①皮… II . ①亚… ②刘…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61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 22-2012-03

Copyright: © THE PICTS AND THE MARTYRS:

OR, NOT WELCOME AT ALL 1940 by Arthur Ransom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GUIZHOU PEOPLE' S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皮克特人和殉难者

Piketeren he xunnanzhe

(英) 亚瑟·兰塞姆 著

刘勇军 译

执行策划 袁政英

责任编辑 朱智毅

特约编辑 狄兰 伞玥

美术编辑 袁静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243 千字 印张 14

ISBN 978-7-221-105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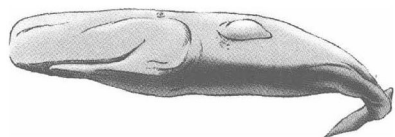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 第一章 等待客人 / 1
- 第二章 客人到来 / 7
- 第三章 意外 / 16
- 第四章 “狗屋” / 23
- 第五章 搬家 / 29
- 第六章 “她来了！” / 34
- 第七章 二手消息 / 42
- 第八章 跟医生的较量 / 53
- 第九章 圣甲虫号的港口 / 62
- 第十章 给蒂莫西的信鸽 / 68
- 第十一章 “比咱俩都在行的皮克特人” / 74
- 第十二章 来自草坪的信号 / 80
- 第十三章 摸鲑鱼 / 85
- 第十四章 “他们不能去划船……” / 93
- 第十五章 圣甲虫号起航 / 101
- 第十六章 独自航行 / 108





第十七章 等待消息 / 117

第十八章 “海豹”来访 / 126

第十九章 “我们以前从没做过窃贼” / 134

第二十章 警 察 / 143

第二十一章 我们被发现了 / 151

第二十二章 计划有变 / 158

第二十三章 姑奶奶亲自调查 / 164

第二十四章 自由自在的假期 / 171

第二十五章 完全消失了 / 180

第二十六章 搜 索 / 189

第二十七章 最不应该发生的事 / 195

第二十八章 船上有三个人 / 202

第二十九章 玛利亚姑奶奶面对她的“追捕者” / 208

第三十章 美德的回报 / 215



第一章 等待客人

“将卧室布置成这样可不怎么温馨。”站在贝克福德客房门口的老厨娘一边说，一边看着床头墙上用图钉钉着的两张画，巨大的黑白骷髅头赫然纸上。

“多特^[1]会喜欢的。”南希跪在枕头上，最后摸了摸画上的骨头。

“你不会让这样一个骷髅头盯着她睡觉吧？她也不会喜欢那个黄黑色的东西。”厨娘一边说，一边看着固定在床脚板上的旗杆上的两面小旗子，“这不是你上次得了腮腺炎，脸肿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最不待见的东西吗？”

“就是这面 L 旗^[2]了，”南希说，她往后一仰，想好好看看她的杰作，“这东西的确不吉利，整个就是麻风病和瘟疫的象征，可我们手头上的东西也就它的尺寸合适。多特不会介意的。”

“还有那只虫子。她肯定会觉得这张床都是活的。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见过这些东西，反正不是在这栋房子里……”

“这是只圣甲虫。”南希说。

“我看着就像虫子。”厨娘说。

“确实是虫子……甲虫来着，有几千年那么久远了，是古埃及人奉为神明的圣甲虫，要画在他们新船的旗子上。”

“我不知道你妈妈回来看见它的时候会说什么。你舅舅的房间也有个骷髅头。不过，我倒觉得用这种方式欢迎客人挺好的。”

“这得看是什么客人了。”南希说着，一边从床上爬了下来，走到厨娘站立的门口处，想看清楚一点儿，“不错嘛。我们还得在床脚板上再贴一张骷髅头画。还是这种海盗旗让人觉得带劲儿。嗨！佩吉！再给我点儿纸。我得再为多萝西和迪克各做一面海盗旗。”

[1] 多特：多萝西的昵称。

[2] L 旗：L 表示“Leprosy”，是“麻风病”的意思。此旗表示附近有严重的传染病。



“只要你不将颜料洒在地毯上就行。”厨娘说。

“不会的。枕头上的这点是个意外，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其余的我们
去花园画。好了，亲爱的厨娘，我们不是答应过妈妈会乖乖的吗？难道我们现在
表现得不好吗？”

“露丝小姐，我得说，你没多少时间了……”

“该死的！”南希大声说，“如果你再叫我露丝……”

“好了，南希小姐……不过我觉得露丝这名字不错。”

“海盗可不能取这名字，”南希说，“你知道现在唯一叫我露丝的人就只有
姑奶奶了，不过她不算。她还管佩吉叫玛格丽特呢。”

“我可不想你说我跟你们姑奶奶想到一块儿去了。”厨娘说。

“所有人都一样，”南希说，“连妈妈和吉姆舅舅都是。”

“南希小姐，”厨娘说，“既然你现在管事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想那些骷髅
头了，最好像你妈妈一样到厨房来和我聊聊今天吃什么。那里还有点儿冷烤羊肉
和腌好的野猪肉，我还想做糖浆布丁……”

“哦，算了吧。”南希说，“我明天才会开始收拾。你去问问佩吉吧。要么，
你想做什么都行。只要不加树薯粉、西米就可以了，千万别弄这些。我们最讨厌
这两样东西了，我想迪克和多特也一样。”

这时，佩吉又拿了些纸来到楼梯平台，准备再画些骷髅头。

“给，”她说，“来迪克的房间看看。吉姆舅舅的床上那些骷髅画看起来
挺酷的。他绝对想不到。我还将那个大望远镜放在窗边的桌子上了。迪克很快就
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你会去花园画画，是吧？”厨娘说，“我还得套个新枕套。”

“不用了，”南希说，“别担心，我会告诉她上面原来只是一滴血，现在变
黑了。”

“那她也不会喜欢。”厨娘说完便朝楼下的厨房走去。

因为妈妈患了流感，南希和佩吉只得单独跟厨娘待在贝克福德。因为卡勒姆
教授要改试卷，迪克和多萝西才会来陪她们。布莱凯特太太得了严重的流感，不
得不离开好好养病。她的哥哥吉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弗林特船长带她去航海了，
他们环游了斯堪的纳维亚海岸。这也意味着暑假的头十天，她必须离开两个孩子。
起初，布莱凯特太太说什么也不愿意。但弗林特船长说，如果这么病下去，整个
假期都可能报销，跟那个相比，损失十天只能算是小儿科了。最后，她同意了——

南希和佩吉单独待在贝克福德也不是什么坏事。“她们有这样的机会也非常开心，”弗林特船长说，“老厨娘绝不会饿着她们，蒂莫西·斯特丁会到船屋来，他会经常往返于矿上，而且他在我的船屋有活儿干，每隔一天都会来看她们。孩子们绝不会有什闪失。”然后他们收到消息说迪克·卡勒姆和多萝西·卡勒姆去不了迪克森农场了，因为那里已经人满为患，而且卡勒姆教授必须在伦敦改试卷，他得在那里忙活两个星期。于是布莱凯特太太邀请迪克和多萝西来陪南希和佩吉。

“迪克这家伙挺聪明的，”弗林特船长说，“多萝西也很有见识。虽然他们小了点，但能镇得住场，而且那个小迪克还能帮蒂莫西的忙。”在他们动身之前，布莱凯特还去学校看了南希和佩吉。“你们安分点儿，”她不放心地说，“如果我觉得你们会惹事，我宁愿待在家里。要是你们的姑奶奶知道我撇下你们，指不定她会怎么说呢。”“我们会乖乖的。”南希保证说，“你尽管放心地去吧。我们保证不会惹事，一定会收敛的，不过，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憋坏了，到时缠上吉姆舅舅，让他累个够呛。”现在，她们从学校回来了，盼着能在家里好好表现一番。绝不能出什么差错，让妈妈后悔当初将房子交给她们照看。

*

她们进来吃午饭之前将两面新做好的海盗旗摊开放在草坪上，让八月火辣的阳光烤着旗子，还不忘用石头压在上面防止被风吹走。她们谈论着卡勒姆教授要她们舅舅为迪克和多萝西定做的船，真希望那船能够早点做好，这样他们在燕子号的船员来之前就能好好将船练熟了。他们不到两个星期就会来了，到时会在湖对面的霍利豪威。

“蒂莫西昨天说今天那船没法完工。”佩吉说。

“我们等会出去，从车站回来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南希说。

“他们肯定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艘船了。”佩吉说，“对了，南希，我们该用‘她’还是‘它’来称呼一条没下水的船？”

南希没有回答。这时大厅里的电话响了。

“谁啊？”

“可能是找厨娘的。或许是屠夫吧。”

她们听到厨娘“啪嗒”一声将一盘布丁放在厅里的桌子上，然后听见她在电话上说：“你好……你好……你是说电报？……呃？……布莱凯特太太不在……露丝·布莱凯特小姐啊……等一下……请等一下，我去叫她……”

南希已经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有你的电报，露丝小姐……”

即使在这个时候，南希也不忘对厨娘挥着拳头。

“露丝·布莱凯特小姐，”厨娘斩钉截铁地说，“这可是他们说的。”

这会儿南希已经在厅里接电话了。

“是的……佩吉，别在那儿走来走去的！……我听不见……等等，我去拿笔……嗨……给我笔！佩吉！……好了……我准备好了……你继续……回电费已付……我听见了……别担心地址……‘就……你们……在……贝克福德吗……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玛利亚……特纳……’天哪！对不起，没什么。我会跟其他人说的。是的……没事。我一两分钟后就给你回电报。谢谢。”她放下话筒，“天哪！”她又惊叹道，“不得了！是姑奶奶，她知道妈妈不在家的事了。”

“关她什么事？”厨娘说，“你快来吃布丁。有什么好担心的，特纳小姐离这儿还远着呢，她现在没法阻止你妈妈了。”

“我们得给她回个电报。”南希说，“回电费已付。”

“这事也不用急。”厨娘说。

南希一边大口吃着布丁，一边在那儿涂涂写写。她在信纸上写了好几个电报，但似乎都不适合发出去。“主要是如何安抚她。”她说，“用十二个字安抚她够呢？”

“还真不行。”佩吉说。

“用一万两千个字也不行，”南希说，“我们必须想想办法。你们难道就不明白吗？她不是生我们的气，而是生妈妈的气。‘就你们在贝克福德吗？’她非常不满。”

“又不是只有我们在这儿，”佩吉说，“跟她说厨娘也在。”

“十二个字，”南希说，“地址就占去四个，我们就只能写八个了。”她在最后一份电报稿里删了几个字，又加了三个，最后读道：“不是，厨娘也在。妈妈十三号回来。南希。”

“你可以用‘回’替代‘回来’。”佩吉说，“要我说，你发给姑奶奶的电报难道不用‘露丝’的签名吗？”

南希做了个鬼脸，删掉“南希”，生气地写上“露丝”，然后用“回”替代了“回来”，这样又省了一个字。

佩吉读了一遍。“姑奶奶仍然会觉得只有我们在家。她会这样念电报‘厨娘

不在这’，因为他们不会加标点符号的。她会觉得我们的意思是说‘甚至连厨娘都不在’。”

“真见鬼！”南希说，再次改了电报的内容，“‘不是单独在。厨娘也在。妈妈十三号回。露丝。’呸！什么露丝！这下加上地址就是十二个字了^[1]。”

然后她将电报给厨娘看了。

厨娘逐个字地大声读了出来。“你应该告诉她这里不会有问题。”她说。

“超字了，”南希说，“也许我还真应该写点东西，在‘厨娘也在’后面加上‘一切棒极了’。”

“胡扯，”佩吉怀疑地说，“她不会喜欢的。”

“一切都好，”南希说，“她也不会喜欢这句。我就说‘一切顺利’得了。多三个字，也只要三便士。绝对值得。到时计在电话费里，妈妈不会介意的。”

她跟佩吉和厨娘一起去打电话了，她们都想不出电报内容还有什么地方能改进。她拨打了交换台的电话，说了声‘转电报局’，然后将贝克福德的号码跟那边说了，解释说这是回电费已付的电报，然后，她又将特纳小姐在哈罗盖特的地址给了对方，并将定稿的电报读了出来：

“不是单独在。厨娘也在。一切顺利。妈妈十三号回。露丝。”

她等着电报员重复完上面的信息，说超出的词她会另付，然后放下话筒。她看着厨娘。“我真希望一切顺利。”她说，“总之，我们已经尽力了。”

“的确尽力了。”厨娘说，“呃，我倒想跟那个爱管闲事的人谈谈，谁叫他将你们妈妈不在的事告诉特纳小姐的。”

“她现在也没辙。”南希说，“但我肯定妈妈一回来她就会找妈妈算账。”

“妈妈到时候会去度假，所以也不会有事。”佩吉说，“最起码比在去度假前就被姑奶奶责怪强。”

“玛利亚姑奶奶真烦人，”南希说，“真该千刀万剐！”

“你都将电报发出去了，”厨娘说，“还是别理会了。现在没什么时间了，我们得好好准备迎接他们两个。”

“太好了！”南希大声叫道，“不管是谁告诉她妈妈不在家的，那人都没说我们会有客人来，这是好事。”

[1] 上文中已提到地址会占去四个字，所以电报正文只能是八个字，原文是“Not alone. Cook here. Mother returns thirteenth. Ruth”。因为电报中没有标点，故恰好十二个字。下文中提到又增加了三个字——“All very well”，“一切顺利”之意。



“你们可以好好准备迎接他们的到来。”厨娘说，“你们谁跑去卢思韦特太太家，叫比利开车来？”

“我们才不会跟他们在那辆老爷车里见面呢，”南希说，“他们不会介意多花两便士开车绕过湖的源头的。再说了，他们不是想去航船吗，他们会想去看新船的。”

“那他们的行李怎么办？”

“他们不会带很多行李来的。我们坐巴士把行李送到码头去。”

“要是行李多得搬不完呢？”

“可以让比利·卢思韦特明天开着他的老爷车去拿。走吧，佩吉。我们的旗子还没装饰呢，还得让船坞做好圣甲虫号，而且我们还没弄好亚马逊号的索具呢。”

“去车站的时候可不能晚了。”厨娘说。

“我们不会迟到的。走吧，佩吉，黑色的颜料已经干了。”

第二章 客人到来

南希和佩吉在贝克福德紧锣密鼓地忙着准备迎接客人的到来，迪克和多萝西坐着一列只在大站停的北上快车来到这里。之前多萝西的妈妈送她到了尤斯顿车站。迪克是从学校直接来的，在克鲁郡站上的火车，他沿着月台一阵疯跑后终于发现了那辆直达列车，看到多萝西在窗口挥手。两人先是交流了一会儿消息，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去北方，不用先在闷热的伦敦浪费两个星期，他们都特别开心。接着，迪克打开行李箱，拿出一本薄薄的蓝色封皮的书，是爱德华·莱特写的《航海》，他打算在旅行的时候好好研究研究。

“其他的都是些什么书呢？”多萝西问。

“《袖珍鸟类手册》，”迪克说，“还有《乡村见闻》。”

“哦，”多萝西说，“真没什么好看的书吗？”

“你真的应该看看那本航海书。”迪克说，“可能我们今晚就能驾驶圣甲虫号，要是当着南希和佩吉的面出丑就不好了。”

“我的那本《海鹰》看到一半了。”多萝西说。

“里面有望远镜、指南针、显微镜和收集箱。”迪克说，确保自己没落下什么重要的航海工具。

“那些都是你带来的衣服吗？”多萝西说。

“我应该都带齐了，”迪克说着将手提箱关上，顺手推到座位底下，“再说也没什么空间了。其余的都送回家了。”

“你吃东西了吗？妈妈要我在火车上吃午饭。”

“我在克鲁郡吃了。我等了三十七分钟，你的火车才来。”

“太好了。”多萝西说。火车一路往北行驶，两人也沉下心来看书了。

迪克看得慢，多萝西看得快。迪克阅读航海理论那一章的时候看得可仔细了，接着，他开始看介绍小船那一章。而且他还回过头去看前面如何教人打结的部分，他还会拿根小绳子将每种方法都尝试一遍。他旁边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对如何打结，老头并不比迪克在行，但那老头老想告诉他怎么打结，迪克表现得礼貌，但并不盲从。后来，火车最后一次慢慢进站的时候，多萝西叹息着合上了那本《海鹰》。

“结局很完美。”她说，“那个讨厌的弟弟最后都坦白了，所有人都知道奥利弗爵士不是凶手。迪克！湖在那儿！我们快到了！”

他们很快将书收好。多萝西在有地址的明信片上写上“安全到达，迪克和多萝西”。当初妈妈要她将明信片从车站发出。火车猛然停了下来。老人说了声“再见”，便走下月台，他们看到戴红帽子的南希和佩吉飞快地从人群中挤了过来。

“圣甲虫号的船员，啊嘿！”南希大叫。

“你们好！”多萝西也大声回应道。

然后，南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她用女主人的身份说：“见到你们真高兴。我真希望你们旅途顺利。”

多萝西看着她。“很顺利，谢谢。”她说，“你们邀请我们来这儿，真是友好。现在终于得偿所愿，我太开心了。”她知道南希一向是个顶呱呱的海盗，但现在却表现得像个女主人。

南希笑了笑。没人老愿意说客套话。

“扬帆起航了！”她说，“准备向下一个港口出发！”

站在多萝西和迪克中间的南希和佩吉一人将一个箱子甩到月台上。“这就是你们所有的行李了？”她们问道。

“是的。”多萝西答道。

“做得好。这个小菜一碟。厨娘还以为你们会带来一大堆行李呢，她还打算让比利·卢思韦特用那辆老爷车来接你们。走吧，两人抬一个箱子，我们得将行李拖到巴士上。”

“我们还要去下面的码头。”佩吉说。

“圣甲虫号准备好了吗？”迪克问道。

“肯定快好了，”南希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情况了。现在赶紧去，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可是快马加鞭地赶到这里接火车的。喂！蒂莫西来了。我以为他错过了呢。”

“‘扁帽子’！”多萝西大声喊道，她也看到了那个戴着一顶旧软毡帽的高瘦男人，正挤过人群朝他们走过来。

“我们现在不这么叫他了。”佩吉说。

“我们最近两个假期都叫上他了。”南希说。

“除了我们外，他在其他人面前还是很害羞。”佩吉说，“你看，那些农民站在那儿叽叽喳喳，他甚至都不敢过来。要是弗林特船长，早就挤过来了。”

但那个高个子男人看到他们了，挥了挥手，很快走到他们旁边。“你们好，伙伴们。”他说，“我来买日用品的，我想最好还是顺便看看你们到了没。箱子还是交给我吧。”

“你在矿上怎么样？”迪克问道。

“还行。现在，我们钻了十一个矿脉，找到了许多样品。吉姆说你们会帮我化验。”

“我求之不得呢。”迪克说。

“听着，”南希说，“他们现在有了艘新船，你就别让他做这种讨人厌的事了。”

“除非他不愿意做。但我答应吉姆在他回来之前把化验做好。”

“我们不会老去航行。”多萝西说。

“不过南希倒乐意。”蒂莫西笑着说。

“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迪克问道，“我们在学校还只学到定性分析。”

“是定量分析。”蒂莫西说，“化验我们倒是懂，但我们想知道每盎司含量多少。”

“我们要错过巴士了。”南希说。

“不会的。”蒂莫西说，等多萝西将明信片放入售票处的信箱后，五个人挤到巴士最后一排的四个座位上，售票员还给他们找了个放箱子的地方。巴士很快驶出车站，穿过乡镇往轮船码头驶去。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化验？”迪克问道。

“我明天去船屋干活，”蒂莫西说，“后天就去矿里，接着就开始化验。”

“除非一点儿风都没有，我们才会干这些。”南希说。

“如果你想去矿里看看，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高顶岗子，我到时候来叫你。”

“听着，”南希抗议道，“他们现在有船了。”

“可他们去年暑假之后就没再去过矿里了。”佩吉说。

“那里也没什么好看的。”蒂莫西说，“要说有意思的也就是我和迪克在你舅舅书房里做的事。”

“就是那些讨厌的化验，我没觉得有多大意思。”南希说，迪克和蒂莫西偷



偷地咧嘴笑了。

*

他们在轮船码头下了巴士，蒂莫西拿着手提箱，沿一条小栈桥走过去。那里绑着两艘船。一艘便是桅顶上飘扬着海盗旗的亚马逊号。另一艘是已经泛白的划艇，跟平日里一样，停靠在弗林特船长船屋边的护板上。因为蒂莫西·斯特丁一直用它装买来的日用品，船尾塞满了包裹。这会儿，他解开系船索，上了船，拿出船桨。

“后天见。”他说，“你们想去矿里时再去。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会顺道看看的。”

“你不是要来看他们的船吗？”南希说。

“现在不行，”蒂莫西说，“我有工作，忙着呢。等你们把船开回来，重重地停靠在吉姆新漆的船屋边时，我立马就会看到它了。”

“才不会呢！”南希说，“还记得去年暑假我们过来，让你和吉姆舅舅走跳板的情形吗？要不是我们上船后突袭了小屋，你之前连我们在附近都不知道呢。”

“我后天一大早就来看你们。”蒂莫西说，“再见，伙伴们！”

他们也跟蒂莫西道了别，看着他将桨放好，划着船，通过长岛和那个造船工船棚的岬角之间，往船屋湾驶去。

“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船，”南希说，“他老是说宁愿走路。吉姆舅舅说他特别能走山路……不过吉姆舅舅也太胖了……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擅长下水的。走吧，迪克，别再看蒂莫西了。上船吧，你就坐在手提箱上，佩吉和多特坐在船尾，我来摇桨过湖湾。”

五分钟后，亚马逊号沿着从造船工船棚里伸出来的一个小栈桥航行。不管那艘新船在哪儿，肯定不在水里就对了。那个上了年纪的造船工看着他们划船进来后走到码头来迎接他们了。

“船做好了吗？”南希问道。

老船工甚至都没想道歉。“你们等着就行了。”他一边说，一边系紧亚马逊号的系船索，“你们得先等船上的亮光漆干了。帆也准备好了，我现在正将它放在阁楼上晾干。”他领着众人进了小屋，这也是迪克和多萝西第一次看到他们自己的船。那艘船倒扣在支架上，船底的黑漆闪闪发光，太阳光从开着的门缝里斜射过来，船侧闪着金光。

“这船只有十三英尺长吗？”迪克问道，“看起来远不止耶。”

“这船做得尽量跟之前的那艘船一样，”老船工对南希说，“我是按照特纳先生的要求做的。它会载着你们行得飞快，我敢保证。”

“是啊，是啊。”南希说，“但假期已经开始了，他们现在就想要船。吉姆舅舅当初说得对极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不知道。”

“他说你肯定不会及时交船，因为唯一能按时做好船的人是诺亚^[1]，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及时造好船，他就会被淹死。”

“特纳先生是开玩笑的。”老船工说。

“可是，这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航行呢？”南希问道。

“还要刷最后一遍亮光漆……再安装索具……然后船桨上还要刷一遍漆……锚早上就应该到这儿了……你们后天来就行了，最好大后天来。”

迪克跪在地上，从下面把头伸进船里打量。多萝西简直不敢相信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船，歪着脑袋看着船的横梁上倒过来的名字“圣甲虫号”。接着，迪克又站了起来，看到船舵斜靠在小屋的墙上，心里感觉船舵已经在他手上了。

“没问题。”他说，“船没造好我们可不想让它下水。”他转身对南希说，“后天我们就能去高顶岗子了，再也不用耽搁了。”

“明天后天我们都不会来取船，”南希说，“但大后天就要了。”她严肃地盯着造船工说，“到时候一定能准备好了吧？”

“当然！”

“要是到时候还没准备好，”南希说，“我们虽然招不来洪水，但肯定会一把火把你的小屋烧了。”

“只管来就是，”老船工说，“但你们没机会的，船到时候肯定能下水等着你们。”

*

在南风的作用下，亚马逊号扬起白帆，飞快地穿过里约湾，笔直地朝贝克福德岬角驶去，为了对来访者表示敬意，那里早早地竖起了一面海盗旗。多萝西和迪克轮流掌舵，只想记起那种感觉。他们以前经常航行，但只是在湖面和诺福克湖区航行过，一想到他们两天后就有自己的船了，此时这种航行的感觉变得与众

[1] 诺亚：《圣经》中的人物，上帝告诉诺亚一家七天之后就要实施大毁灭，要他们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最后诺亚如约造好了船。



不同。他们已经将近一年时间没去北边了。那里重峦叠嶂，一丛丛的紫色石南在夕阳下光彩夺目。那里还有其他船。一艘从里约湾驶出的轮船经过他们身旁往湖的源头行驶时，激起的水流让他们直摇晃。干城章嘉峰在前面若隐若现。大山峰南边较近的山坡后面就是他们这些勘探者发现铜矿的高顶岗子，最后他们还在那里扑灭过一场大火。他们从船尾望过里约湾，发现高格陵兰岛在地平线上浮现。不管看哪儿，总有东西让他们想起过去的探险经历。

南希像是能猜透他们心思似的。“听着，”她说，“这次不会去探险了，在妈妈和吉姆舅舅回来之前是不会去了。我们向他们保证过。但他们十一天后就会回来，到时燕子号的船员也会来，我们会有三艘船、四个帐篷，到时我们肯定能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得规规矩矩的。”

“到这里就很开心了。”多萝西说。

“当然，驾船出航还是要的。”南希说。

“我们没时间去探险。”迪克说，“圣甲虫号要做好了。我还得跟蒂莫西一起做事。石南谢了。我答应过另外一个人帮他抓只枯叶蛾毛毛虫，石南上经常会有这玩意儿。我还得给鸟列个名单。嘿，那边就有一群鸟。我一直盼着能看到鸟。”他拿出小本子，在上面写下“鸬鹚”，过了一会儿，他看着那只黑色的鸟紧贴水面飞过，直到被西边山峦的影子遮住。

“即使不去探险也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多萝西说。

“好吧。”南希说。

“我们知道你们不会介意，”佩吉说，“只要你们有事做就行。”

他们绕过岬角，从亚马逊河口的两片芦苇丛中驶了进去，岬角的山脊遮住了风。他们放下帆，拔出活动船板，慢慢逆流而上，往老贝克福德的船库驶去，入口上印的骷髅腿骨图虽然褪色了，但仍然能够辨认出来。

“可以在上面刷一层薄漆。”南希顺着两位客人的方向看去的时候说。

“那艘汽艇呢？”迪克一看到船库里面马上问道。

“放到新的支架上了。”佩吉说。

“也算好事一桩。”南希说，“圣甲虫号有地方放了。现在我们都准备好了。放下桅杆的时候你们小心点儿头……”

“船会靠在那些护板旁边。”佩吉说，迪克和多萝西看着那些护板，感觉他们的船像是已经进了私人码头。

亚马逊号绑好后，四个人抬着两个箱子穿过草坪朝房屋走去。